



这是作者在1923年的史诗之旅。她在55岁时离开东海岸的家，穿过美国西南部独自旅行。这是一种双重之旅，既是寻找物理居所，也是寻找精神归宿的旅程。作者描绘了自己从城市生活向科罗拉多河与里奥格兰德之间贫瘠、陌生之地的迁移。她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同时，也讲述了曾在那里旅行过的人们故事——土著部落、西班牙征服者、开矿者、冒险家及加州移民。她向沙漠、群山、动植物、河流、峡谷的壮丽报以致敬的同时，又赞美了定居此地的人们历史。这里部分是回忆录，部分是旅行叙述，部分是历史考察，部分是生态学研究。书中动人地叙述了一个走向生命圆满的女人在广阔风景中找寻精神慰藉的过程。

上架建议 ◎ 文学

ISBN 978-7-212-05224-9



9 787212 052249 >

定价：3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尽头的土地 / (美) 奥斯汀著 ; 马永波, 马原, 陈亮译.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5 (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书系)

ISBN 978-7-212-05224-9

I. ①旅… II. ①奥… ②马… ③陈… ④马…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7120 号

.....

书 名: 旅行尽头的土地

作 者: (美) 玛丽·奥斯汀

.....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刘文辉 责任编辑: 刘文辉 杨洋

责任校对: 丁兆旭 责任印制: 刘银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

.....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8 楼

邮编: 100011

营销部电话: (010) 64267120 , 64266769

印 制: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212-05224-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

旅行的起点

在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上游之间，是旅行尽头的土地。它的南北边界并不是由这些自然界限划分的，而是取决于可居住的范围。在它四周河流的源头附近，大陆轴的山脉向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一个前端收束。在旧墨西哥这巨大而干旱的高原之间，它们向南分散，仿佛由于害怕荒僻而惊慌失措的旅人。但是大峡谷东部、“死亡之路”^①西部和北部的所有区域则像一个强壮男子的中年岁月，辉煌壮丽，整齐有序。这便是沉湎于其中的游人对这片土地最初的深刻感受。沿着任何路线走得足够远，你都会发现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山脉通过这种方式向上伸展；火山锥直而

① 死亡之路（Jornada del Muerto），新墨西哥瓦尔弗到得克萨斯埃尔帕索长达九十英里的一条狭长地带。地处干旱沙漠区，商旅经常因缺水而亡，故称“死亡之路”。

瓦卡和他的三个同伴外，所有人都丧生了。在从船只遇难的得克萨斯州海岸到索诺拉州的长途步行中，卡比萨·德·瓦卡一行人是否听说了任何关于北方的联立房屋文化，或者是否知道那里有黄金，学者们一直在研究，但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直到有一天它在一本书上出现了。根据卡比萨·德·瓦卡自己发表的报告，他们曾到达和马德雷山脉一样远的地方，最为靠近所谓的“锡波拉七城”^①。在马德雷山脉阴森的松树之间，他听见了绿羽毛小鸚鵡的斥责。但是私下还有一份报告传入了西班牙国王的耳朵，试问如果在《船难与远征》中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私底下的报告呢？是黄金，我肯定他并没有听说过黄金的事；因为他毕竟是一位西班牙绅士，如果他相信北方有黄金，就不可能一回来就尽快接受了巴拉圭地方行政官一职。

但是，他倒很有可能听说过北方居住着大量人口一事，尽管他总是避免公开谈论它。首先，在他后半段的流浪中，他通过买卖绿宝石勉强糊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多兰特斯有五支镶有绿宝石的箭。如果卡比萨·德·瓦卡询问过这些东西是从什么人那里买来的，但没有听到其它什么好理由，他会在他和同伴遇到阿尔卡拉斯的遭遇中找到足够的解释。由于拒绝出卖印第安

① 锡波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ibola），传说中墨西哥北部（今美国新墨西哥州）由七座黄金城组成的地区。十六世纪时曾吸引许多西班牙探险者前往，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Francisco Coronado）。一五四〇年他带领三百名西班牙骑兵和一千名印第安人进入该地区，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简陋的土坯房屋。所谓“锡波拉七城”实际上只是五六座祖尼印第安人村落。

同伴为奴隶，他们全都成了阿尔卡拉斯的俘虏。这些漫游者也曾做过野蛮部落的俘虏，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许改变了自己对北方民族的描述，对阿尔卡拉斯有所保留。但是，总督门多萨从多兰特斯那里买来的黑人埃斯特万却没有坚持到底。

卡比萨·德·瓦卡报告里缺少的情节，使之不能成为一个好故事，但他似乎有所补充；他表示极其愿意回到他漫游的地方去寻找“锡波拉七城”，这种传言顿时在新西班牙所有港口流传开来，但它在纳瓦埃斯探险队幸存者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充。

这谣言将整个西班牙的兴趣引向了如今被称为美国的这块领土，而它的材料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流行的报告。

首先，在西班牙人中间流传着里斯本大主教的故事。传说他在阿拉伯人到达之前逃走，并在阿提拉岛建了七个殖民地，这就是面向传说中西方领土的孤岛。此外，在旧墨西哥的纳瓦特尔部落也有这样一种传统，传说他们的祖先在流浪途中曾在七个洞穴里休息，这七个洞穴很容易被简化成七座城市，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城市是可以建在洞穴里并繁荣起来的。据说十二世纪时，墨西哥中部高原曾出现来自北方的阿兹特克人。

甚至在那时，北方格兰德河的普韦布洛人^①就到南方的奇瓦瓦州做些羽毛、绿宝石和棉布的生意。那里有一个关于特瓦部落文化英雄波赛耶莫或波赛耶夫的传统，他被普韦布洛人扔石头赶走后，依照先知的方式，离开南方，身后跟随着最为反叛的年轻人。他们每年在联立房屋地区跳舞不就是为了等他回来吗？因为西班牙征服者领着他们走来走去，所以只要发生部落融合与历史交换，对传说中伟人的猜测和辨认也就不可避免。蒙特祖马就是波赛耶莫，波赛耶莫就是蒙特祖马。因此，由于能够产生纳瓦特尔民族的奠基者，北方的多城文化传统得到了迅速发展。

波赛耶莫的传说和当地祈祷雨季归来的仪式本是同一回事，这从当地人称呼他为“散播湿气者”或“分配雨水者”可以看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先知和年轻反叛者的领袖。相比国王让人不快的专制统治，印第安人的共产主义专制使得个人才能更加难以发挥。既然年轻人的反抗必须有人来领导，既然他们想去

① 普韦布洛（Pueblo），亚利桑那东北和新墨西哥西北的印第安人。“普韦布洛”系西班牙语，意即“村”或“镇”。他们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基本上相同，但语言却分成四大语系，还有若干亚语系。普韦布洛人系史前阿纳萨基人的后裔。考古学家把他们的文化起源追溯到两千年之前。公元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是普韦布洛文化的繁荣时代，人口集中于弗德台地、查科峡谷和其它史前遗址。这些古遗址以石头和砖土建成的多层建筑物为特征。普韦布洛人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新墨西哥州格兰德河沿岸的全部普韦布洛人；西支包括亚利桑那州北部的霍皮人（Hopi）和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祖尼人（Zuni）、阿科马人及拉克纳人。两者社会结构有些不同，西部的霍皮人与祖尼人有一套复杂的以母系为基础的部落组织。在东部，父系血亲关系发展起来。

斯甚至也希望能去“锡波拉七城”探险，这使得人们认为他们一行人要比报告上更了解北方地区的情况。门多萨在装备上投入了很多财力，但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最后，圣方济各修士马科斯·德·尼扎^①、黑人埃斯特万、两条卡斯蒂利亚灰狗和少数几个印第安人一起出发前往锡波拉。当费尔南多·德·索托从古巴的哈瓦那起航，去征服佛罗里达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到达了亚利桑那州荒漠的某个地方。

一五三九年三月，牧豆树分散的叶子开始聚集，仿佛穿越大草原的薄雾一般。马科斯修士和黑奴已经到了西班牙白人所到过的最北处，这也许已经是亚利桑那州树形仙人掌北上的极限了，如果我们的旅行者没有提到它，那是因为他们在出发的地方看见了更高的仙人掌。当这位西班牙修道士停下来，像每一个西班牙探险者必须做的那样观察地形时，他让黑人继续向前走，并命令他如果有发现，就送回十字架作信号。刚开始送回来的是一个手掌大小的十字架，随着寻找锡波拉的热情越来越高涨，送回来的十字架也越来越大。第四天的时候，埃斯特万派人送回来了一个

^① 马科斯·德·尼扎（Marcos de Niza，一四九五至一五五八），传教士，西班牙属北美地区的探险家。在去墨西哥之前曾在秘鲁和危地马拉服务。一五三九年，受卡比萨·德·瓦卡有关美国土著印第安人财富故事的激励，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筹划了一次探险，由马科斯修士领导。马科斯修士至少向北旅行到了亚利桑那州东南，也许进入了新墨西哥州。可能受惑于祖尼人的传说，他热情却极其不准确地描绘了锡波拉七城传说中的财富。当一五四〇年弗朗西斯科·伐斯奎兹·德·科罗纳多率领士兵到达那里的时候，却证明不过是个传说。马科斯修士由此被解除了向导职务，在耻辱中返回。

同行的人逃了回来，他们告诉马科斯修士，埃斯特万在七城的第一城被杀了，他感到非常震惊。

必须记住的是，黑人在大多数方面都要次于美洲印第安人，祖尼人尤其精明机敏。在哈维库，雷鸣山的这边，埃斯特万展示了他那毫无价值的法术，因此冒犯了那些酋长。不仅如此，他还向他们索要女人和绿宝石，这让他们非常愤恨。当他告诉他们，与他同行的白人兄弟的数目和威力时，他们更认为他是个间谍和骗子了，为什么一群白人要派一个黑人当代表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埃斯特万，他带着他的灰狗和女人，手臂和脚踝上都粘着羽毛，假装成一个巫师去了祖尼城；随后就有了他受伤逃走的令人困惑的传言。

马科斯修士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带着两三个最勇敢的随从，偷偷潜入锡波拉山谷西南部树木繁茂的边境。在那里，他看到了红色河流蜿蜒穿过的红色平原和顶端有棕色石崖的哈维库的平坦山脊。他感到这确实是一座城市，一座比墨西哥城还要大的城市。于是，他竖起了一个木制十字架，以表示对这个城市的占有，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回去了。他后来告诉门多萨，他当时感到非常害怕而不是喜悦。西南地区就这样成了我们已知世界的一部分。

马科斯修士回来之后，弗朗西斯科·伐斯奎兹·德·科罗纳多探险队很快就出发前往上面提到的那个地方。需要说明的是，他探险旅程的花费完全由他自己支付，大约花费了二十五万

斯如何被派去调查西边的大河，在规定的八十天的时间里，证明了加利福尼亚不是一个岛屿，这些都要留给另一个故事了。对探险来说，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对隐藏黄金秘密的土地的愤怒，他们在长时间的旅途中无法不相信这样的秘密存在。

至于在马科斯热切的想象中奇妙无比的七城，其实不过是一群泥屋，一个堆一个，整个就像被丢弃的皱巴巴的纸板。至于门上的绿宝石，祖尼人的房子根本就没有门，他们通过梯子从天花板上进进出出。虽然将蓝色的石头放在那儿一直是他们的一种习俗，代表居住者受着蓝天力量的庇护，但这绝不如报告上说的那么普遍和美好。那儿没有银子，黄金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多。马科斯修士因此遭到激烈的诅咒，以至于科罗纳多想了个权宜之计，决定再次派他带着特遣队去南部地区，将剩下的军队从科拉松恩斯山谷带出来。八月初，他正在等待的时候，茨祖耶的代表们来投降了，他们是最东边的格兰德河普韦布洛部落。他们带来了新的发现了财富的传说，它如风中的尘暴一样无法解释。唐·埃尔南多·阿尔瓦拉多被派去侦察，他尽可能远地到了最后一座泥城和平原，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传说中的驼背母牛，这在北方的传说中早就有所描绘。由于阿尔瓦拉多带回来的消息，这个冬季探险队转移到了提古克斯，一个靠近如今的伯纳利欧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看见一切都被大雪覆盖，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之中，白杨在迸发出绿色火苗之前会变白，野李子树芬芳的火焰在矮灌木丛中蔓延。这里，格兰德河峡谷扩展成一片肥沃的低地，

玄武岩悬崖被磨成胸脯形状的丘陵。北边和南边是河流的支流，西边是赫梅斯的边缘，东边是桑迪亚和曼萨诺之间的盐湖，北边是佩科斯河上游，在堆着高高泥墙的城市里，聚集着两万个土著人。但是提古克斯同样没有黄金，至少探险队没有听说过。黄金是否存在，终归会随着时间为人所知。最终，指挥官下令抢劫了大量食物和毯子，将两百个印第安人质活活烧死，一切就这样解决了，尽管这罪名不能直接算到科罗纳多头上。

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班牙人教给他们之前，普韦布洛人不知道金属是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一种秘密迷信的敬畏之物，科罗纳多的同伴们不可能在普韦布洛地区住了三个月就听说到关于黄金的事情。只有当泥屋屋顶被雪覆盖、雪松的火焰爬到三角壁炉的墙上、仪式用的香烟燃起、话题转到我们古人的时候，你也许才会听到一点关于“太阳种子”的传说。发现“太阳种子”的地方是神圣的，只有太阳祭司和一些年长者才知道。刚开始，人们并不太清楚，西班牙人四处寻找和探查的黄金就是那神圣的种子。但是，老人们说，当提古克斯有两百人被活活烧死之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社团，由两人专门负责守护秘密，没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两人要自己选择继承人。

这种形式是否会让秘密逐渐消失、告诉你这些的老人自己是否就是秘密的守护者，这些都不得而知。“太阳种子”的传说实际上是否就是关于黄金的神话，是感受过黄金魔力的人的虚构，也无人知道。

告中的描述，这为那些想要相信它的人提供了根据。从此往北是一段痛苦的旅程；它后来被称为“死亡之路”。

埃斯佩霍是一个机智的人，他成功地学习、掌握了当地的资源和地形，使它从那时起成了我们熟知世界的外围部分，而这一次印第安人也得到了白人良好的教导。埃斯佩霍一行人都安然无恙，也没有煽动与当地居民的战争。他发现了萨利纳斯，带回了他说在印第安人房子里发现的丰富的矿石和珍贵的金属样本。这一点必须要加以解释。对黄金，为征服者而准备的免费黄金不计后果的贪婪，是科罗纳多探险队的主要动力。当这种欲望代之以对自然和原矿石冷静正确的评价时，有些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如果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普韦布洛人一点金属都没有，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四十年内就学会使用它，因为能干的埃斯佩霍自信地声称，这个地方的矿产和尽人皆知的玉米一样丰富。他带回了控制该地资源的强烈欲望，直到今天这种欲望仍然存在于知道它的人中间。

和许多其它西班牙绅士一样，埃斯佩霍立即申请前往新墨西哥州去拓展殖民地。当他忙于此事的时候，阿尔马登的整个村庄开始了探险之旅，他们穿越布拉沃河，向上到达佩科斯，结果在那里被当局拘捕回来。最后，经过西班牙政治迂回曲折的路线，西班牙州长一职落到了唐璜·德·奥纳特身上。现在请注意，在西南地区的历史上，冒险故事占据着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奥纳特娶了科特斯和蒙特祖马的孙女，他来到普韦布洛人部落的城墙

边，建立他的第一座城市。传说中，当特瓦部落的文化英雄波赛耶莫被自己的城市驱逐的时候，他曾去那里避难，在那里，他最后又被驱逐，带着那些反叛的年轻人撤走，发现了印第安人直到今天仍然相信蒙特祖马和阿兹特克民族的道路。

在那些印第安奴隶和随从中，奥纳特是否将那种血脉带到了养育他们的这片土地，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因为这还是很有可能的。不管怎么说，他都把美国第一部戏剧的作者带了回来，法尔范船长写了一部关于征服新墨西哥州的喜剧。在奥纳特举行正式就任仪式的那个夜晚，它曾在河流南岸上演过。同样，探险队也有自己的诗人——贾斯巴·德·彼拉格拉，也是一个船长，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很多要归之于那部糟糕却准确的史诗。相信我，在旅行尽头的那片土地，重要而深远的故事都还没有得到传诵，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诗人的夸张和戏剧家的姿态。在一个繁荣旺盛的时代，唐璜就是以他那华丽的姿态出名的。

到达北方的埃尔帕索后，他大张旗鼓地占据了北方所有的地区。“以至高无上的圣三位一体、全心永恒的上帝的名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以最神圣恩慈的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太阳、月亮、北极星、人性的向导和拥护者的名义；为纪念纯洁的神父、圣弗朗西斯科，穷人的牧首、我的守护神、向导、保护者和仲裁者……我，唐璜·德·奥纳特，遵从上帝的命令，就任新墨西哥州行政区及其附近领域的总督、上将兼州长，我还是他们的殖民者、探索者和抚慰者。”就这样，一五九五年四月三十日，

我寻找风的足迹

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森林的位置大多是占优势的风力和方向作用的结果。这些风沿着大陆分水岭的山坡移动。强大的气流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海湾转向，带来大量被阳光照耀的云朵。如果运送的云朵过多，它们就会堆积在一起，摇摇欲坠，撞击倾斜的山脉，把珍贵的雨水倾泻而出。或者，风会快速地离开这些云朵，它们这时则如同半空中因无风而不能航行的大型驳船，慢慢变暗，一起蔓延开来，显露出云朵的本真状态。在神奇的大气地板上，“雨”直立在山脉之间，它以带有阴影的纯灰色，从一个山顶延伸至另一个山顶。西雅人的雨之歌这样唱道：“开白花的云朵，云朵像平原！”

接着，被选中的大块云朵开始向风咆哮，呼啦！呼啦！雨的声音在空中持续着。“闪电人”向洞穴般的蓝色飞快射出弓箭。

就上路，在圣菲高地游荡，直到在夏天河流的最浅处，在黄松的斜塔上发现喜鹊，它们的翅膀预示着早晨的到来。如果你看到一只喜鹊飞过身边，你就给自己画十字，然后回家，但如果你看到两只在一起，那就是个好兆头。

在格兰德河地区，春天最初的声音是雪水的声音。三四月份，印第安人脱去他们的挡风衣和斗篷的时候，也许还在下雪。雪像毛茸茸的云彩落在平坦的屋顶和矮松整齐均匀的针叶上，马上开始和滴落的露水一起闪耀。水珠越滴越快，发出汩汩声。路上的坑凹处形成明亮如镜的黄色水洼，你的车子似乎随时可能陷入玄武岩悬崖和麻纱般天空的深渊。大地温暖的呼吸雕刻着以鼠尾草和雪松为花边的小圆丘，雪水的涓涓细流伴随着花环坠落、树枝伸直的“嗖嗖”声。

这时，金木菊脱去冬天的绒毛，沿洼地两岸，暗淡茎秆悄无声息地变白，只能从它干燥花丛底部的绿斑上认出来。蓝鸟在茂密的林中拍动着翅膀，犹如天空中的斑点；柳树染上了橙色和朱红色。现在，风的气息越来越重，雪仍然沿着树木繁茂的山顶慢慢散开，穿过稀薄的大气散射的诡秘雪光，犹如快速震动的白色，大地的信封消失在移动的薄雾中。更往南，大雪在天穹拱顶的半中央化成雨水，暴风雨穿过小山围成的峡谷，具有从地面散发出来的效果，仿佛是土地把它呼出来的，又以温柔快速的动作将它再次揽入胸怀。

在上一场雪和即将到来的春天之间，断翅的冷风在山脉间游

走。当风和回归的太阳剧烈斗争的时候，干涸的河道撩起了灰尘的面纱。小科罗拉多河曾经被称为黎诺河^①，因为那儿生长着亚麻。在它周围，在祖尼的高原和向西的沙质洼地里，有一种盘花蒿属植物，在这个季节沿着茎秆积聚一种银色的棉绒，天冷的时候它的茎秆是乳蓝色的，有一天会突然变成绿色。大约这个时候，行走在粘黄色、像废弃的圣诞装饰品一样发脆的杜松中间，一棵又一棵亚麻会吸引你的眼神。仿佛大树在冬天撤回到地面下的所有生命力，都涌上来大叫大嚷着：“我在这儿。”树木让你精神振奋的方法不只一种，更为浓郁的绿色萌芽、更为坚硬的针叶、嫩枝生长轴线的微微变更，都会在瞬间引起你的关注。在一个万物生长的世界行走，你像一个陌生人，打开内心深处意识的百叶窗，让自己感受到不断增长的活力。

只有当你走在新墨西哥州低矮的植物中间，你的头才会真正和树顶一样高。对于那些在我们头顶一百英尺或更高处向光生长的树木，我们能了解些什么呢？只是偶尔有些时候，在高耸的森林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什么都不做，也几乎什么也不想，树木的那种陌生感和全神贯注的生命才会震动我们很少经历的一种人类知觉，这种触动我们的东西被称之为“恐惧”。

新墨西哥州的春天极其灵巧，纯洁无瑕，又经验丰富，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果园离得很远，野李子树丛情况良好。五月

① 黎诺河（Rio de Lino），lino 系西班牙语，意为亚麻。

末，着色的花杯和朦胧的仙人掌花突然公开了秘密——使之诞生的火的秘密。

再往南，阳光更加充足，雨水都被沙子吸收。那里有一种花期更短、式样更多的花，绵延数英里，那是黄罂粟，在距离粉状泥土一两英寸的地方摇曳着花杯。所有山坡上，几乎无茎的淡金色十字花科植物，形成一道道溪流。随后，两三种丝兰和龙舌兰举起花朵的白色大旗，集合在一起仿佛是一队行军的士兵。

但是穿过圣菲高地和格兰德河大片的沿岸泥沙垄之后，当地植物染上了阴暗的针叶树的颜色，而不是玫瑰花、黄土、黑色陷阱和耀眼浮石的颜色。沿岸泥沙垄的平顶上，泥土很少，针叶树也很稀疏，血红色的仙人掌花在阳光中微微开放，清风将一簇簇小草吹得彼此靠拢。

在这一带的深邃谷底，你也许能发现柳树、三叶杨、桤木、稠李、桑树和白杨；而在险峻的山顶，矮小的橡树大约在种植玉米的时节刚刚长出，树叶上的红皮梢像是老鼠的耳朵。

在新墨西哥州的任何地方，尤其是沿着河滨一带，你在脚下永远都能发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草本花，甚至在最干燥的季节也是如此。在这个海拔，任何植物都会选择它喜爱的环境，但是会根据干旱土地的节奏来生长，对此它们已经完全熟悉了。在干燥时节，我们熟悉的那些植物会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播下种子，叶子和花都很节约，以至于你必须弯下身，扒开宽松的沙砾才能找到它们。在连续几个干旱无雨的季节，它们会迟钝地忍受着。